

【法】柯莱特

著

陈波

译

透过77个两性故事  
审视我们自身的虚伪、脆弱和业已泯灭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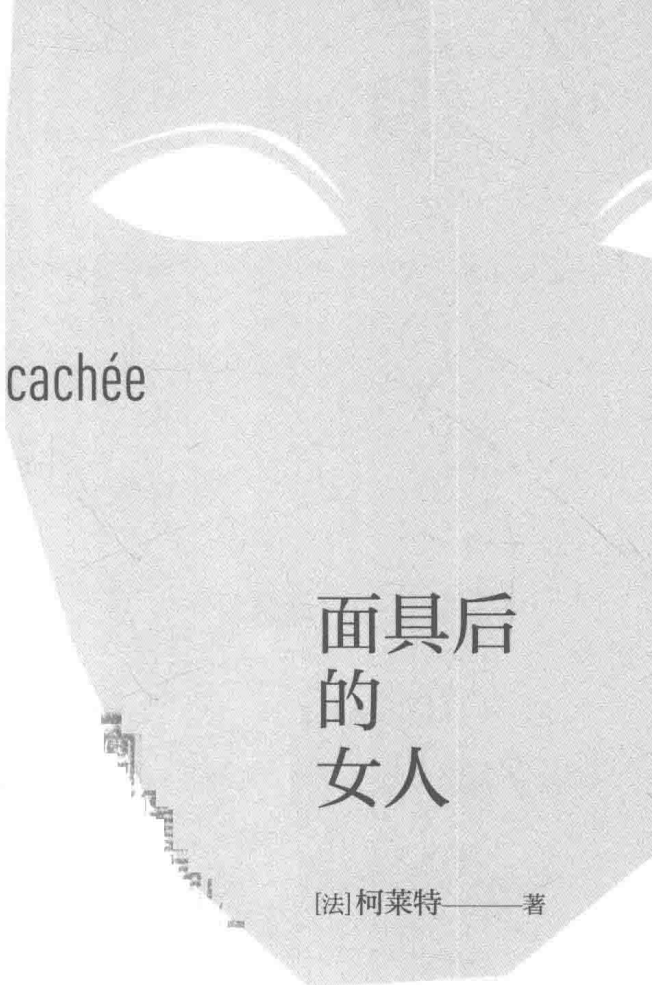
# La femme cachée

La femme cachée

3

面具后的女人

La femme cachée  
Colette



面具后  
的  
女人

[法]柯莱特——著

陈波——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面具后的女人 / (法) 柯莱特著; 陈波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201-14128-2

I. ①面… II. ①柯… 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9303号

面具后的女人

MIANJUHOUE DE NVREN

---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邮 购 电 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 子 信 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 璐  
特约编辑 霍小青  
产品经理 王小马  
封面设计 储 平

制版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发 行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6.5  
印 数 1-9,000  
字 数 120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 021-64386496 )

## 目 录

手	001		
黎明	005	一个夜晚	067
前妻	010	忠告	073
狐狸	015	阿利克斯的拒绝	078
死结	020	真谛	081
		肖像	086
谋杀犯	024		
面具后的女人	028	景观	092
秘密	033	半疯人	096
Châ	037	模仿游戏	101
项链	042	习惯	104
		做针线活的女人	108
炒蛋	046		
入室窃贼	051	族长	113
审判	057	绿封蜡	121
莫里斯先生	061	雨月	139

## 手

他枕在妻子肩上睡着了。年轻的妻子骄傲地抱着他沉沉的头。他双眼紧闭，脸色红润，有一头金色的头发，长长的手臂搂住她青春纤细的腰肢，粗壮的手掌从她右肘下伸出来，在床上摊开。她看到他的手掌露在那里，孤零零的，和他的身体隔得老远，忍不住怡然一笑。后来，她的目光开始在光影斑驳的房间里游弋。一个罩着纱巾的贝壳散发出长春花般的蓝色光芒，洒落到床上。

“太开心了，我睡不着。”她心里想着。

新的生活让她无比激动，甚至经常感到惊讶。他们刚结婚半个月，新婚的生活起了不少波澜。虽然还不了解他，但她爱他，沉浸在和他一起生活的快乐中。丈夫外表英俊，喜欢划船和打网球，第一任妻子年纪轻轻就去世了。认识一个月他们就结婚了，婚姻的冒险让她心醉神迷。当她醒着躺在丈夫身边时，比如这个夜晚，她经常感到如痴如醉，久久地，就这样半寐着。后来，她睁开眼，欣赏起房间里的光景，恍然意识到眼前的帷幔是湛蓝色的，不是她少女

时卧室里的玫瑰杏黄。

在她身边熟睡的身体突然颤动了一下。这个柔弱的精灵带着迷人的魅力，她的左手紧紧挽住丈夫的脖子。他仍在酣睡。

“他的睫毛真长！”她自言自语道。

她也喜欢他的嘴唇，结实，优雅。他面呈玫瑰砖红色，额头虽算不上宽大高贵，但也光洁无瑕。这时，身旁的丈夫又抽动了一下右手。她觉得她腰肢下的这只胳膊好像活了过来。

“我很重……我应该起身，把灯关掉。但他这会儿睡得这么甜……”他的胳膊轻轻地又动了一下，她拱起腰，减轻自己压在他手上的重量。

“我好像睡在一只动物身上。”她脑中闪过这个念头。她的头在枕头上微微扭了一下，注视着放在她面前的手。

“这只手真大，甚至比我的头还大。”

光线从伞形的水晶蓝的灯罩边缘弥漫出来，直射在他的手上。肌肤上细小的纹路都显现出来，硕大的指关节、蜷曲的手臂上膨胀突出的静脉被放大了。他手指根部棕红色的毛发朝向一边，仿佛在微风里拂动的麦穗。指甲边缘没有修整，指甲却涂成了光彩熠熠的玫瑰红色。

这个年轻的妻子心里说道：“我要告诉他不要涂指甲。指甲油，胭脂红什么的并不适合这么……这样的手……”

就在这时，一阵触电般的激颤穿过这只手，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的大拇指被拽得僵直扁平，修长可怕，紧紧地贴着食指。忽

然间，他的手看起来丑陋、低贱。

呀！少妇嘀咕了一声，仿佛面对什么不洁的东西。

一辆汽车的呼啸声打破了沉寂。这声响如此尖锐，仿佛一道光芒。他仍在熟睡，但他的手受到了侵犯，像螃蟹般地痉挛、挥舞，随时准备战斗。等那扰乱人心的噪声消失后，他的手渐渐舒展开，他的钳子松懈下来，变成一只柔软的动物，别扭地蜷曲着，这轻微的一震让它难以平静，仿佛世界末日。他修长扁平的拇指指甲一闪一闪……她突然发现他的小拇指居然是畸形的，她以前竟然从未发觉，而他舒展的手露出的厚实掌心，像是红色的胃。

“我还亲过那只手！……好恶心！我之前一直没有看到？”

仿佛是回应她的惊愕和憎恶，那只手从噩梦里苏醒过来。它又变得遒劲有力，大大地张开，横在那里，现出手上的肌肉、关节和红色的短毛，像是打仗时的装饰物。后来，那只手慢慢蜷起来抓住床单一角，弯曲的手指紧紧地握着，仿佛一把得意的扣锁。

“啊！”少妇失声尖叫出来。

那只手消失了。粗壮的胳膊甩开了压在它上面的重量，仿佛瞬间变成了一根护腰带，变成了抵抗黑夜的恐惧的温暖壁垒。第二天早上，早餐被送到了床上：巧克力慕司、烤面包……她又看见了那只手，棕里透红，令人可怖的大拇指架在餐刀上。

“亲爱的，你要面包吗？我抹上黄油给你。”

她一阵战栗，手臂和背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哦，不……不用了。”

她连忙掩饰自己的恐惧，努力控制自己。她开始了一段隐忍的双重人生，像一个低下而敏感的使者一样，躬身谦逊地亲吻那只怪物般的手。



## 黎明

他们突然分手后，他像经历了外科手术一样，整个人变得愚钝不堪。这对仿佛过着夫妻生活的伴侣在这座房子里生活了差不多二十年。分手八天以来他一个人住在这房子里，仍处在呆滞的状态，尚未进入悲痛之中。他以滑稽的方式来应对日常事物的消失，像个孩子一样斥责家仆：“得了，这领子不行……什么，那些东西我还没有吃！……别告诉我，剃须膏已经没有了，之前那里还有两管，就在浴室的橱柜里！你不是想告诉我，因为夫人走了，连剃须膏也没有了吧！”

再没有人来管束他的生活，他感到十分惶恐；他忘记进餐的时间，无缘无故地回家，出门落荒而逃，在雨中行走。再没有女人在千钧一发之际急切地伸手拉住他。他的朋友们见证了这一切，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尴尬，他侵犯了这些不忠或卑下的男人，超出了他们的容忍范围。“老天，这简直不敢相信！再聪明的人也完全理解不了……艾琳走了，她走了，就是这样。而且她不是一个人走的，你

想想看。她走了。我只能把这句话重复一百遍，没有什么别的补充。这好像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事情看起来每天都发生在无数男人身上……能怎么办呢？我就是放不下。唉，我放不下。”

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张开双臂，又放下。他看起来既不悲伤也不委屈，他的朋友们有点儿鄙视他：“他沉沦了！唉，他沉沦了……在他这个年纪，这事对他打击太大。”他们谈起他时就像在说一个老头，且为终于能贬低这个直到头发花白都从没有受过挫折的英俊男人而暗中高兴。

“他美丽的艾琳……四十五岁还把头发染成金色，脸蛋弄得如同一朵假花，而且还换了一家裁缝店和靴子店，他以为这一切都很正常。他始终没有怀疑过……”

一天，他乘坐公车出门，因为家仆请求休假八天：“由于夫人不在，工作量减少了，因此我想……”他逐渐失去睡眠，像守夜的猎人一样在白天睡觉，夜晚则在黑暗中纹丝不动地潜伏着，而下颌和耳朵则躁动不已。一天晚上，他出门离开了这栋十五年前购置下来为艾琳而布置的乡间别墅，买了张去外省<sup>1</sup>一座大城市的火车票。他记得那里的美食。

“一家很好的酒店，”他自言自语道，“一家拥有法式传统美食餐厅的酒店，我可以去那儿。我不想毁在这段关系里，不是吗？”

---

1 法国把大巴黎地区以外的区域都称为外省。——译者注（本书中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注）

那么，走吧，去旅行，还有美食……”

在路途中，他从车厢的玻璃上瞥见自己依然笔直的腰杆，还有遮住了松弛嘴巴的灌木丛般的灰色胡须。“不错，不错。不，我死不了的！她真过分！”他仅仅用这种温和的、过时的词语来责怪那个不忠的人，就像老人嘴里用来斥责那些粗鲁的年轻人的话语一样。

他在酒店订了去年他住过的房间：“有圆形大厅的那间，你知道的，可以从那里看到广场的美景。”当夜晚即将结束时，他吃了些冷餐肉，喝了点儿啤酒，然后躺下。他感到疲惫，他相信短暂的休息可以消除长途跋涉的辛苦。他仰躺着，闻到干净的床单还没太干透的味道，他在黑暗中打量着被弃置的圆形大窗户打开的窗帘之间两个蓝色落地灯高高的灯管。实际上，他睡着了几秒钟，但腿一缩又无可救药地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已经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整理了房间，现在这个日夜不分的房间倒变得非常利于睡眠。他醒来后，充满勇气地宣布：

“好了，耐心点儿，白天很快就要来了。”

他发现两盏落地灯原来是粉红色的，这时外面广场上响起了欢快的音符：铁箍木桶发出的嘶哑的声音，以及马蹄发出的耐心的“哒哒”声。

“就是这个声音，从我们上次在这家酒店附近租的枫丹白露的别墅里，每天傍晚时我们都能听到马厩里的这个声音……”他颤抖

着，翻了个身，勉力再次入睡。外面，马匹和水桶的声音消失了。一些其他谨慎些的声响从窗户里传来。他可以分辨出从车上倾倒在出的花盆饱满柔和的碰撞声、落到植物上的雨滴声，以及大量叶子砸到地上的轻微震动声。

“这是花卉市场。”失眠人自言自语地说，“嗯，不会错的！我们在斯特拉斯堡旅行时，天亮后我们发现窗户下有一个迷人的花卉市场，她说她从未见过如此蓝的瓜叶菊……”

他坐了起来，以便更好地抵抗一阵阵汹涌而来的绝望。这是一种新的绝望，完全新鲜的感受，他从来没有体会过。在附近的桥下，船桨冲击着沉睡中的河流，燕子的第一声呼啸响彻空中：

“在科莫的清晨，园丁划着满载着水果和蔬菜的小船，水果和蔬菜的香味飘进埃斯特别墅的窗户，燕子跟随着小船……上帝呀，发发慈悲吧……”他鼓足力量开始祈祷，尽管孤独和怀念的痛苦使他像胸口疼痛一样蜷在床上，“二十年……整整二十年，每个黎明日光都倾泻在熟睡的伴侣头上，或者照着她的轮廓，那或苍白或明亮的光芒，还有鸟儿的啁啾、清晨的雨珠，二十年……”

“我不想就此完蛋，呃！该死的……二十年可不短……但在她之前，我也有过其他的曙光……想想当初，我是那么年轻……”

但他复活的只是一个贫穷学生的暮景，法学院里靠浅蓝色的脱脂牛奶或酒精取暖的灰色早晨，简单配置的房间，细窄的碗和锌桶。他回溯往事，想从他的青春和往昔的黎明中寻求慰藉，但找到的却是一段低贱而苦涩的悲惨时光，他被困在一架铁床上，拖着垫

了海绵鞋垫的鞋子，脸上像被扇了一巴掌那样滚烫……这个被遗弃的、知道自己无处可躲的男人徒劳地抵抗着日光的回归，因为每一天黎明时刻的晨曦都吟唱着一个残酷而熟悉的名字，重新打开他的伤口，他躺在床上卑微地流着眼泪，那伤口疼痛如新。

## 前妻

“两位吗？女士、先生，这边请。如果两位想要欣赏风景的话，有一张靠着海湾的桌子。”

爱丽丝跟着酒店服务员走了过去。

“喂，过来呀，马克！坐在那边吃饭会感觉像在船上一样……”

她丈夫伸手拽住她的胳膊：

“我们坐这边好些。”

“这儿？坐在这么多人中间？我想还是……”

“求求你了，爱丽丝。”

他非常用力地拉着她，她转过身来：

“你怎么了？”

他嘴里轻轻地“嘘”了一声，眼睛有所暗示似的盯着她，把她拉到桌子中间。

“怎么回事，马克？”

“我待会儿告诉你，亲爱的。先点菜吧。你想吃虾吗？或者酱冻鸡蛋？”

“点你想吃的吧，你比较清楚。”

他们相视而笑，让疲惫的服务员干等着。他站在旁边淌着汗，紧张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要一份酱冻鸡蛋虾，”马克开始点菜，“再来份鸡蛋培根。冷烤鸡配莴苣沙拉。要奶油干酪，还是特色菜？要特色菜吧。再来两杯上好的浓咖啡……麻烦给我们的司机准备一份中饭，我们两小时后就要出发。苹果酒？我不太信得过……来干香槟吧。”

他像刚搬运完衣柜一样舒了口气。他注视着晌午浅色的海面，灰色的天空，后来他将眼神转到妻子身上，她的小宽檐帽子面纱下垂，他觉得她很美。

“亲爱的，你看上去面色可真好。海的湛蓝把你的眼睛染绿了，真好看！你胖了，在旅行时这点很好，适度的胖，但须适度。”

她骄傲地扬起圆圆的脖子，身子倚在桌子上。

“为什么不坐靠近海湾的座位？”

马克·赛吉并不想撒谎：

“因为那儿有一个我认识的人。”

“是我不认识的？”

“我前妻。”

她眼睛睁得大大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怎么了，亲爱的？迟早还会遇到的。这并不重要。”

爱丽丝缓过神来，她问起情理之中无法避免的问题：

“她看到你了吗？她看到你看到她了吗？把她指给我看。”

“不要马上转身，求你了。她可能在监视我们……她棕色头发，没有戴帽子，她应该也住在这酒店里……她是一个人，在那几个穿红色衣服的孩子后面……”

“嗯，我看到了。”

隐蔽在沙滩帽大大的帽檐后，爱丽丝可以看到那个十五个月前还是她丈夫的妻子的女人。“无法相处，”马克对她说，“唉，是的……完全无法相处。我们离婚时双方表现得都很成熟，就像朋友那样，平静而迅速地分手了。我很快爱上了你，而你也希望和我在一起好好生活。活在这份幸福里的我们真是幸运，没有施害者，也没有受害者。”

那个女人穿着白色的衣服，顺滑、带着光泽的头发遮住脸庞，海面的光线在她头发上投下蓝蓝的光斑。她吸着烟，眼睛半闭着。爱丽丝朝她丈夫转过身去，拿起虾和黄油，庄重地吃起来。

“你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我她也是蓝眼睛？”一阵沉默之后她说。

“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

他吻她伸过去拿面包的手，她因为愉悦而脸色羞红。她皮肤棕黄，略微丰满，看上去有些朴实。但她眼睛渐变的美丽蓝色和金色的卷发，让她看起来像一个脆弱多情的金发女郎。她对丈夫怀着深



深的感激，全身上下洋溢着一种极致的快感，显得率性而不自知。

他们胃口很好，两人边吃边喝，彼此都相信对方已经忘了那个白衣女人。爱丽丝有时候笑得很大声，马克始终很注意他的外形，他伸展肩膀，挺直脖子。他们默默地等着咖啡上来。天空正中的模糊的太阳在河上投下倒影，波光粼粼的河面火一样地闪烁着，河水缓缓地注入海口。

“她一直在那儿，你知道吗？”爱丽丝突然噓声说。

“她让你不舒服吗？要不要换个地方？”

“完全不用。不舒服的应该是她！而且她看起来也并不太开心，你看到了吗……”

“我不需要看。我知道她那副神情。”

“啊，是吗？这是她的风格？”

他从鼻孔吸进一口烟，皱了皱眉头：

“风格……倒不是。坦白地说，她和我在一起并不快乐。”

“哦，比如？”

“亲爱的，你有一种让人惬意的投入，一种疯狂的投入……你是一个天使，你……你爱我……我很自豪，当我看到你的眼神……是的，你的眼神……而她……我不知道如何让她快乐。就是这样，我不知道。”

“她真难以相处！”

爱丽丝气愤地给自己扇扇风，向那个吸烟的白衣女人匆匆一瞥。那个女人头倚在藤椅靠背上，带着倦慵满足的神情。